

本报记者 任俊锰 于量

12月12日,埃文·凯尔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去年,他曾许下承诺:“以后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要来祭奠他们。”

由于次日将要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纪念馆当天临时闭馆。站在纪念馆的围墙外,一袭黑衣的埃文手捧白花,为遇难者默哀了26秒。他解释,12是月份,13是日期,1则代表中国人的团结一致,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是26”。

再访南京,埃文心情沉重——恰如他去年所说,此行“是来参加30万人的葬礼”。埃文说,自己能够深刻理解中国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意义,“这是对遇难者的缅怀,让那段记忆永不磨灭,让历史真相永存”。

不少人听过埃文·凯尔的故事。2022年11月,这位美国青年向我国无偿捐献了一本包含侵华日军暴行照片的二战老相册,获得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回赠象征珍贵友谊的国礼瓷。然而,这段佳话过后,埃文却不得不穿越一场“风暴”:因为捐献二战老相册,他在美国遭受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网络暴力,充满敌意的言论甚至死亡威胁如潮水般袭来,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穿上防弹衣出门并被迫暂停了店里的生意。

2024年11月,埃文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先后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武汉等地,“原计划在中国停留30天,结果几乎待了90天”。其间,他还参加了2025年央视春晚,并为节目《喜上枝头》报幕。

“这是一生难忘的旅程,我的生活也因此改变。”1月31日,埃文暂别中国。临行前,他在视频中表示,计划在美国休整一个月后,再次回到中国。3月4日,埃文兑现承诺,飞抵北京,开始了第二次中国之旅。

“我很喜欢这里的生活。2025年,80%以上时间,我都待在中国,去了40多个城市,结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埃文回忆,无论走在哪里,他都会被人认出来,其中不少人还会要求与他合影。

“中国人都非常友善。”埃文说。

当天采访结束时,记者问埃文未来几天在南京的计划。这个率性的美国人表示,此次南京之行的重点是履行承诺、缅怀逝者,除此之外,他和团队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我会在这里待上几天,接下来,我的使命是展现南京之美,讲述这座城市如何一步步复苏、自愈,以及呈现它如今的面貌。”这正呼应了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片尾字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温暖主要来自中国

埃文穿越的那场“风暴”,由他捐赠的那本二战相册所引发——

2022年9月前后,在美国经营着一家典当行的埃文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称有位卖家寄给了他一本二战时期的相册,其中包含不少“未被历史揭露”的日军侵华照片。标注显示,部分照片拍摄于1937年。埃文回忆,翻看相册中那些侵华日军的照片时,他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他注意到照片旁标注的“南京路”,很快联想到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埃文希望寻找更多线索,确定这些照片是否来自那场暴行,因此发布了那段视频。

埃文的祖父是一名二战老兵,曾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作战。一次战斗中,他的祖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由此患上癫痫,终生未能摆脱战争阴影。然而,祖父的经历似乎与埃文无关。他曾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童年时,他喜欢日本漫画、喜欢“宝可梦”卡牌;大学时代,在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的也是日本研究。对于南京大屠杀,埃文曾经也只是有所耳闻:“学校里并不会讲授这段历史,在西方,它甚至不被提及。”

埃文那段寻找线索的视频发布几小时后,在TikTok上的观看量便超过了200万次。与此同时,视频也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疯传,不少人提出让埃文发布这些照片。随着热度的上升,一场“风暴”骤然而至,赞赏、质疑、谩骂甚至威胁一齐涌现:有人说埃文是在利用战争罪行博出位,还有人预测他即将被捕甚至更糟。此后一段时间内,线上的网络暴力、线下的可疑行动屡屡上演,他一度还遭遇死亡威胁,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心灵问题。

当时,埃文确实犯了个错:他误以为“南京路”在南京,由此联想到南京大屠杀,而事实上,照片的拍摄地点在上海。这个错误成了一众所谓“专业人士”攻击他的把柄,而埃文则认为,这恰恰证明了日军犯下的反人类暴行远不止于南京,这样的铁证必须被世界看到。

“事情变得如此负面,还在于我不愿在社交媒体上展示那些血腥的照片。”埃文至今依旧坚持自己当时的做法,“我真的不想那么做。”由此,整个事件被带上负面节奏、不断发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我甚至会想,如果当初没有被带上负面节奏,这条视频还会不会这么火?”埃文尝试推演事件的发展轨迹,最终如释重负:“无论如何,这件事成了历史科普的载体。”毕竟,视频让数百万人都了解到了那场发生在1937年的浩劫的真相,让“南京大屠杀”在全世界范围成为热点话题。

埃文独自背负了一切恶意与中伤。他说,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感到特别孤独,“我感受到的温暖主要来自中国。”埃文说,在那段低谷期,除了中国网友的线上声援,一些中国人还

埃文·凯尔:“穿越风暴”之后

由他捐献二战老相册掀起的“完美风暴”,最终也由他自己扛了过去

▶ 广西“三月三”民族节庆活动期间,埃文在南宁逛夜市、嗦粉、吃酸嘢、抛绣球,还穿上了当地的民族服饰。

图为埃文体验当地民俗游戏。



使命

正是一年间中国朋友充满善意的举动,让埃文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成为南京大屠杀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真相的传播者,“这是一项值得我投入时间的使命”。

展望

站在纪念馆外,埃文讲出了自己新的愿望:“我因一场悲剧被中国人认识,如今我希望现在大家再认识我,是因为我在展示中国的美好。”



埃文·凯尔:日本应当正视历史

▶ 扫码看视频



至威胁一齐涌现:有人说埃文是在利用战争罪行博出位,还有人预测他即将被捕甚至更糟。此后一段时间内,线上的网络暴力、线下的可疑行动屡屡上演,他一度还遭遇死亡威胁,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心灵问题。

当时,埃文确实犯了个错:他误以为“南京路”在南京,由此联想到南京大屠杀,而事实上,照片的拍摄地点在上海。这个错误成了一众所谓“专业人士”攻击他的把柄,而埃文则认为,这恰恰证明了日军犯下的反人类暴行远不止于南京,这样的铁证必须被世界看到。

“事情变得如此负面,还在于我不愿在社交媒体上展示那些血腥的照片。”埃文至今依旧坚持自己当时的办法,“我真的不想那么做。”由此,整个事件被带上负面节奏、不断发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我甚至会想,如果当初没有被带上负面节奏,这条视频还会不会这么火?”埃文尝试推演事件的发展轨迹,最终如释重负:“无论如何,这件事成了历史科普的载体。”毕竟,视频让数百万人都了解到了那场发生在1937年的浩劫的真相,让“南京大屠杀”在全世界范围成为热点话题。

埃文独自背负了一切恶意与中伤。他说,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感到特别孤独,“我感受到的温暖主要来自中国。”埃文说,在那段低谷期,除了中国网友的线上声援,一些中国人还

专门来到他的店里,为他送上拥抱与鲜花,表达对他的支持。

2023年11月,埃文将那本相册的电子版发布在了互联网上。但纵是如此,“埃文是个骗子”的声音并未在互联网上绝迹。不过,埃文如今已经不再被那些声音所困扰,他乐观地表示:“一切都解决了。”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书,取名《穿越风暴》。埃文解释,这是一场由他自己掀起的“完美风暴”,而最终也由他自己扛了过去。

穿越“风暴”之后,往往就能看到阳光。

度过一岁“中国生日”

今年11月,埃文来到江苏淮安,寻找一位中国朋友:“温暖哥”。

去年11月16日,埃文开启首次中国之旅,他把那一天称作自己的“中国生日”。当天,飞机刚刚降落,只睡了一个小时的埃文就直奔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那天北京格外寒冷,埃文穿着单薄,一位热心大哥主动将自己身上的军大衣送给了埃文。埃文说,这是“中国温暖之旅”的开端,那位大哥此后伴随着埃文出现在多个场合。那位不知名的大哥,则被他称呼为“温暖哥”。

时隔一年,埃文与“温暖哥”重聚。“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很羡慕这件外套,这在美国非常难买到。在明尼苏达,我每次穿着它上街,都有

超高的回头率。”埃文向“温暖哥”回赠了一件外套,而热情的“温暖哥”则又送了埃文另一件礼物,一枚珍藏了15年的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徽章。

“它是笑着的,希望你天天开心。”“温暖哥”说。

更让埃文惊喜的是,“温暖哥”不仅端上了满满一盆大闸蟹,还为他准备了“中国生日”的蛋糕,为他过了“1岁生日”。这次经历,让埃文见识到了中国的乡村生活。他将这段经历制作成vlog,发布在视频平台上。看到视频里“温暖哥”说话不时蹦出的英文单词和他用英语演唱生日歌的场面,网友在评论区里打趣:突然意识到,我们国家的农民也能说几句英文。

“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埃文表示,西方人从部分媒体上看到的关于中国的种种,与这个国家的真实面貌完全是两码事。想要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唯有“亲身去走一走、看一看”。

今年,埃文造访了40多个中国城市,淮安只是其中之一。谈及印象最深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说:“广西!”埃文告诉记者,西方民众多年来都有这样的偏见:中国没有民族多样性,也没有多元文化。但是,当他到了广西以后,“这种观念彻底被打破了”。在广西“三月三”民族节庆活动期间,埃文在南宁逛夜市、嗦粉、吃酸嘢、抛绣球,还穿上了当地的民族服饰。

这些经历让他直呼:“Amazing!”在广西,他亲眼见证了一个民族多元、地域风情浓郁的中国。

埃文也喜欢上海,同时他透露近期还将前

往上海。置身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让他觉得仿佛回到了美国纽约:“我爱纽约。所以,我也爱上海。”

在埃文看来,一场完美的中国之旅应该以上海为起点,然后将广西这样的地方作为终点。如此,才有机会窥见中国的全貌,真切感受中国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其进步速度有多快。“我强烈建议任何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动身来这里旅行吧。”他说。

这一年里,埃文对中国的认知拼图正在不断完整。最近,他和团队去了趟山西平遥。谈及这座古城,埃文又一次换上了美式表达:“真是太酷了。”

将是一个长期计划

在埃文位于天津的公寓里,有一间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房间,这里存放着包括“温暖哥”送给他的军大衣和上海产的“海宝”纪念徽章,以及雕像、书法和粉丝画的埃文画像等礼物,“每一样东西都是宝贝”。“当我走进那个房间,环顾四周,看着这些来自大家的礼物时,心里满是暖意。”埃文说。

正是一年间中国朋友充满善意的举动和温暖的经历,让埃文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成为南京大屠杀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真相的传播者,“这是一项值得我投入时间的使命”。为此,埃文和团队正制作更多的相关视频,系统地让西方民众了解这段历史,为的是铭记历史,而非传播仇恨,继续做历史科普的坚定阵线。

今年7月,埃文来到上海。其间,他造访了电影《南京照相馆》的取景地。在当时拍摄的视频中,他这样说:“电影院和照片暗房是一样的,我们都身处黑暗之中,看着残忍的画面,我们都渴望离开,想到阳光下,呼吸新鲜空气,但是我们可以,而他们不能。”

在中国,埃文正成为友谊的象征。作为一个游览中国、沉浸式体验当地文化的美国人,他经常碰到有人主动跟他说,“现在我们想到和平、想到美国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你”。由此,他正尝试利用自己的平台做更多的事情——向西方展示中国真实的面貌。埃文说,首次来到中国,“当我走出行李提取处,发现自己竟然这么受欢迎的那一刻”,他便有了这个想法。

“我在中国过得非常愉快,体验了高铁,探访了文化遗产,甚至登上了央视春晚。”埃文计划着,要把这些在中国的真实经历分享给美国民众,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所有内容,我都会同步分享到美国的平台上。”同时他也坦陈,虽然自己在海外也有不少粉丝,但仍远比不上在中国的关注度,为此他会持续更新动态,不断壮大粉丝群体,在更大范围展示真实的中国。

在埃文看来,要想增进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层面的交流互动。“刚刚过去的夏天,我的两个朋友来到中国,这让他们大开眼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埃文对于这一成就备受鼓舞——打算带更多的朋友和家人来到中国,向他们展示真实的中国。“在美国,瓷器文化并不为人所熟知,我很乐意与美国人分享瓷器,让美国人也领略瓷器的美。”今年3月,埃文曾前往福建泉州德化县,这里正是他所获赠的国礼瓷“喜上眉梢”的故乡。

与此同时,怀揣电影梦的埃文表示,“我希望能在在中国拍电影”,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出发,讲述中国的故事。他经常在评论区看到有人留言:“这故事怎么还没拍成电影?”“我确实在写剧本,预计下个月就能完成。”他希望能尽快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搬上大银幕。

接下来,埃文将继续在中美两国之间穿梭,维持美国生意的同时,继续游览中国,“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个长期计划”。“如果你们看到我接商业合作,那绝不是因为我出卖了自己。”埃文表示,要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必须得有可持续的方式,需要承担旅行、住宿和饮食以及工资等开销;还有点他不忘明确,自己出身平凡,白手起家,是一个在中国圆梦的普通人。

站在纪念馆外,埃文讲出了自己新的愿望:“我因一场悲剧被中国人认识,如今我希望大家再认识我,是因为我在展示中国的美好。”

中国人第一次用上铅笔

虽然在家里开的公司里干活,但一贯追求自我的小梭罗,并不甘心做个庸庸碌碌的铅笔厂小老板。他最初试图改良父亲的产品,他追根究底,不断试图了解为什么美国的铅笔比欧洲的舶来品逊色那么多。后来,小梭罗终于明白,其中关键在于石墨品质的高低。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美国石墨的品质都有先天缺陷,他只好暂时依照老方法制造笔芯。在应付市场需求的同时,小梭罗仍沉浸于研发改进。由于小梭罗并未学过化学,无法分析铅笔样品的成分,他就去哈佛大学图书馆寻找相关书籍和资料。根据书本知识,同时根据实践经验,小梭罗发现一旦提高石墨的纯度后,笔芯的质量就会有所提高。于是小梭罗用研磨机将石墨屑磨得更细,并用一分石墨屑加上三分黏土混合烘烤,制作出高质量的笔芯。改良后的梭罗制铅笔在美国家庭中广受欢迎,单支铅笔只要15美分,而普通的木制铅笔要25美分。小梭罗的铅笔很快风靡全国,并被命名为“国民铅笔”。1878年,小梭罗的铅笔在巴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银牌奖。188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88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88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88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88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89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89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89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89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89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0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0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0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0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0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1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1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1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1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1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2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2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2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2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2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3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3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3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3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3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4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4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4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4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4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5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5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5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5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5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6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6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6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6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6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7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7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7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7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7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8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8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8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8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8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9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9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9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9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199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200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200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200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2006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2008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2010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2012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2014年,他将公司迁至波士顿,并更名为“国民铅笔公司”。2016年,他将公司